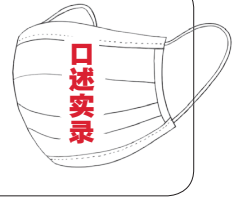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罗皓，湖北省基层干部

在抗疫中首个被火线提拔的网红干部。  
奋斗在一线。



派专人来劝解，跟他讲事情的严重性，来来回回，上午两三个小时，下午两三个小时，晚上他又说吃完晚饭再说。我们就守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出来，后来被我们磨得没办法，才同意跟我们走。

后来，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是对的，老人目前已经确诊，幸好当时早点来医院，否则有可能更危险，因为他本身还有高血糖、高血压等病症。

当然，大部分人都是很配合的，镇上一位老人，因在与武汉亲戚有过拜年接触后感染。当时家里还带着一个10岁的孙子，在房间里没有直接接触。我去接老人入院隔离，男孩就很懂事，像个男子汉一样对爷爷说了安慰的话：“爷爷你去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当时我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我是1月28日运送了一批11人，后面几天又运送了好几次，前后护送30余人到颐和医院进行集中观察。工作强度的确不小，每天早上6点出门，连续一周凌晨两三点休息，每天工作除了护送病人，我还会不时地运送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，比如体温计、口罩、酒精、矿泉水、宣传画等，反正随叫随到。

要说不累是假的，但我觉得自己军人出身，一定能撑得下去。我一天与隔离人员接触20多个小时，忙的时候，就吃点泡面充饥；开车时间长，颈椎和腰也会酸痛；最尴尬的是不敢上厕所，防护服本来就紧缺，我们能把损耗降到最低就降到最低，留给

天城镇部署防疫工作。



一线的医护人员。

因为经常接触确诊人员的关系，镇里专门安排了值班室供我们住宿，大概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，可以放两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，我和市场部的一位干部住在一起，他是劝说员，我是司机，忙完一天回来，我俩常常聊天，我想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换成任何一个人愿意做出一些牺牲。

2月5日我11点钟到宿舍，算是比较早的一天，同事帮我打了饭，放在微波炉里热好了，有菜有肉，这么多天，第一次能吃上一口应时的热饭，觉得很幸福。从1月28日开始，我一直没回家吃过一次饭，年三十晚上只在家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。我有一儿一女，妻子也无条件地支持我。现在，太想太想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了。

2月5日，我接到了县委通报嘉奖，并提拔为镇党委委员，你问我对自己的评价，我想说，对于嘉奖，受之有愧。我只是镇上抗疫工作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小角色，我也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分内工作，真的不必宣传报道。

身边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，大家都在奉献，可能领导觉得，我是直接接触、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人，有一定胆识。但能得到这份荣誉，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全体一线同事们的嘉奖。

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，我们很多干部都是无所畏惧地冲在第一线的，党委副书记徐干本来身体不太好，在分管后勤保障时，亲自搬方便面，烧开水，扛医疗用品，背消毒桶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

31岁的镇党委组织委员陈祯和我一样，也是在一线运送病人的干部。疫情一出，他就主动请缨上一线，父母从老家来看他，也没打上照面，连换洗衣服都是妻子送到镇政府门卫室。

我18岁时，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，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。平时我不爱拍照，连新闻报道中用的图片都是自己临时拍的，但等这场“战疫”打赢了，等我们的祖国好起来，我想好好和家人吃顿团圆饭，拍张全家福。■